

一方洮砚的“触网”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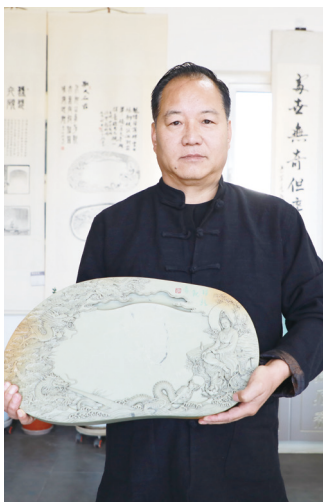
洮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以其色泽清雅、质地温润，且下墨快、发墨好而闻名。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曾赞叹道：“赠君洮州绿石含风漪，能淬笔锋利如锥。”墨藏于砚，恰似青绿藏于山川。这方蕴青含绿的洮砚，便是从甘肃省卓尼县的青山绿水间汲萃而成。

一块石变成一方砚，需经过选料、制坯、透空、精雕、上光等十几道工序。一款样式精美的砚台，往往耗费创作者数月心血。而洮砚的制作技艺，在当地多以家族形式传承，匠人们自幼耳濡目染地学习钻研，在绘画与雕刻的基本功中，磨砺出精湛造诣。

然而，随着书写习惯的改变，洮砚制作与许多传统技艺一样，面临着“实用性弱化、设计感滞后”的挑战。不过，新一代的传承人们，正通过电商与创意，让洮砚从书斋雅玩走向大众市场。

卓尼县成立了洮砚电商中心，当地约五成洮砚通过电商直播走向全国。

57岁的洪绪龙数十年来潜心钻研洮砚，擅长雕刻古代人物、龙凤走兽、山水花鸟。为了拓宽市场，他在工作室学着当起了“洮砚网红”。通过直播，老砚匠可以向天南地北的观众直观展示精雕细刻的艰辛与微妙，让砚台背后的文化故事被看见。



▲洪绪龙向记者展示自己的洮砚作品。（梁军 / 摄）

洮砚本身也在发生一场“形态演变”。传承者们深知，要让洮砚活下去，必须让它从博古架上走下来，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卢保胜是卓尼县洮砚开发协会会长，他沉浸于洮砚设计与制作30余年，见证了洮砚从“高雅艺术品”向“大众消费品”的蜕变。“在古代，洮砚首先是实用器。而现代社会，伴随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审美观念的变化，洮砚逐渐从书写工具转变为兼具艺术价值与实用功能的工艺品。”

今年10月，甘肃省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展览，600多件洮砚作品将古老技艺与当代审美深度融合，吸引了参观者

的目光。这些作品既有融入黄河文化、丝路文化的艺术珍藏，也有现代办公砚台，更有砚形书签、迷你摆件等文创衍生品。

面对时代变迁，洮砚的传承模式也从传统的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向系统化、学院化的现代教育体系拓展。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在课程上构建了“文化素养+传统技艺+创新设计”的三维培养体系，汇聚了全国专家与本土传承力量，培养既能守住传统根脉又懂得现代设计的复合型人才。这种学院派的培养模式，为洮砚技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定的人才梯队。

出身洮砚世家的马万荣是兰州职业技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的一名教师。他在课堂上教授洮砚制作技艺，创作中融入镶嵌等技艺，在砚台的一方天地呈现包容并蓄之美。“我教过100多名学生，想通过创新的方法吸引更多喜爱洮砚。”马万荣说。

从文人书案上的“墨宝”，到电商平台上的“潮品”，洮砚形态几经更迭，功能日益多元，随着中华文脉千年传承、历久弥新。（崔翰超 梁军）



《大生意人》展现了长剧的核心竞争力

近日，由张挺编剧并执导的电视剧《大生意人》热播。该剧通过讲述蒙冤被流放的书生古平原（陈晓饰）在动荡的时代中逆风驰骋，并成长为一代“商王”的传奇故事，审视了自古商道中的“道”与“人”的核心意义。

不同于对财富积累、权谋斗争等情节性要素的执着展现，该剧首先提出了一个具有当代性的主题：从商的终极目的，不是巨额财富的聚拢与社会地位的飞升，而是“赢回自己”。在那个社会制度已开始落后于生产关系，从而导致暴力与混乱并存的时代里，一个普通人如何自洽生存、坚守本心，成为了该剧最核心的人文关怀。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古平原被命运推入商海后，尽管在多种商业类型中辗转奋斗，但其内核始终是“小道谋生，大道谋国”的求道者精神以及我国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底色。在从

生存走向责任的人生历程中，虽然起点和终点都透视着理性的成分，但是其整个历程却饱含着浓烈的情感驱动，这样的人物贯穿行动线，或许更具有所谓的“弧光”之感，同时也更能够为当下的观众所共情。

与此同时，该剧并没有将笔墨局限于主人公的个人传奇，而是通过一系列鲜活的群像塑造，折射出时代洪流下的众生相。常玉儿（孙千饰）作为马帮公主，既有江湖气，也有女儿态。浅层面，她敢于挺身而出救科尔沁王爷于危机；而深层面，她更敢于尊重古平原的情感选择。可以说，是这种强烈的独立性光芒，让她无法被“凝视”；被父亲阴影所笼罩李钦（罗一舟饰），与古平原亦敌亦友、亦斗亦合，对其又认可又嫉妒，可以看作是不同成长背景下的他；恪守人命、善良、信用第一性的常四（成泰燊饰），是古平原亦师亦友的兄长，是不同年

代的他。

该剧制作精良，展现出了较高的工业水准和美学追求。为了完成人物与景色的交互关系，从宁古塔的千里冰封，到山西的青砖市井，在主人公如游戏界面般转换人生图景的同时，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华夏风光之美，大开大阖的人生就是需要奇观极致的背景与之匹配。同时，在短剧野蛮生长的今天，这种讲求人与环境交互关系的叙事表达方式，也是长剧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大生意人》充满质感地讲述了一个极富传奇性的古代商业故事，但主人公古平原自始至终都没有为了财富而追求财富，他更像是一叶孤独的扁舟，在峡谷中逆流前行，虽然要时时应对眼前的急流，但他内心眺望的，永远是远方的山巅。

（邱含玮）

文艺评论

揉陶筑首，搓土成身。在昆明市古滇路转角的“心房瓦猫博物馆”内，张航伏案而坐，翻动着指尖刻刀，在陶土上勾勒出瓦猫夸张的神态。

瓦猫，是云南民间安装在屋脊或门楣处的一种传统民间装饰。它融合了实用功能与民俗信仰，用于吞食四方邪祟，护佑家宅安宁。2023年，瓦猫被列入云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今年32岁的张航是非遗瓦猫昆明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这家博物馆的主人。2012年，在艺术课堂上初识瓦猫的他被其自由、奔放的艺术形式所吸引。

自那时起，钻进老城区的市集、工地，寻找瓦猫的踪迹，便成了张航生活中的重要内容。2019年，他创立了“心房瓦猫博物馆”，开展瓦猫制作、非遗体验、瓦猫安放仪式、传统村落游学等活动。

寻找、传授的过程，也是他重新认识瓦猫的过程。“瓦猫不仅是一种装饰或技艺的成果，更是历史与文化的载体。”在张航眼中，瓦猫是被赋予人格的存在，承载着人们对安居的寄托。

捧起泥土，反复搓揉、捶打；竹刀轻走，刻出须纹与爪印；阴干定型，入窑烧制；过程中全无图纸，也无模样，仅凭心中的所想。工作间内，张航尝试调整瓦猫姿态、改变头身比例，思索在旧工艺上创造新表达。“瓦猫的肚脐要留空，口尾相通，保留‘吞进不好的、排出有益的’寓意，让新瓦猫依然肩负传统的使命。”

城市的肌理中，时光悄然流转，万物晕染出岁月的妆容。曾镇守老宅的瓦猫，在屋脊之上静沐流光，见证着世事的沧桑变迁。即便老房子面临拆除，瓦猫仍是这个“家”的一部分，张航感慨：“它生于泥土，守护人家，最终又归于泥土。”

博物馆的陈列架上，来自云南各地、形态各异的瓦猫静静排列，注目着匠人，盼望着可守护的新房。“当老屋倒下，旧时的屋脊或已不复存在。让瓦猫跃上‘心房’，走入人心，便是我的答案。”张航说。（据新华社）



▲张航在“心房瓦猫博物馆”内整理瓦猫。（王冠森 / 摄）

国通语

读姓解字

“仇”成为一姓，读作 zhǎng

古姓。孟子母亲即为“仇氏”。不可误读为 jī（几）。书写时注意和“图片”字区别。

『90后』青年匠人让镇宅神兽从屋顶走入『心房』